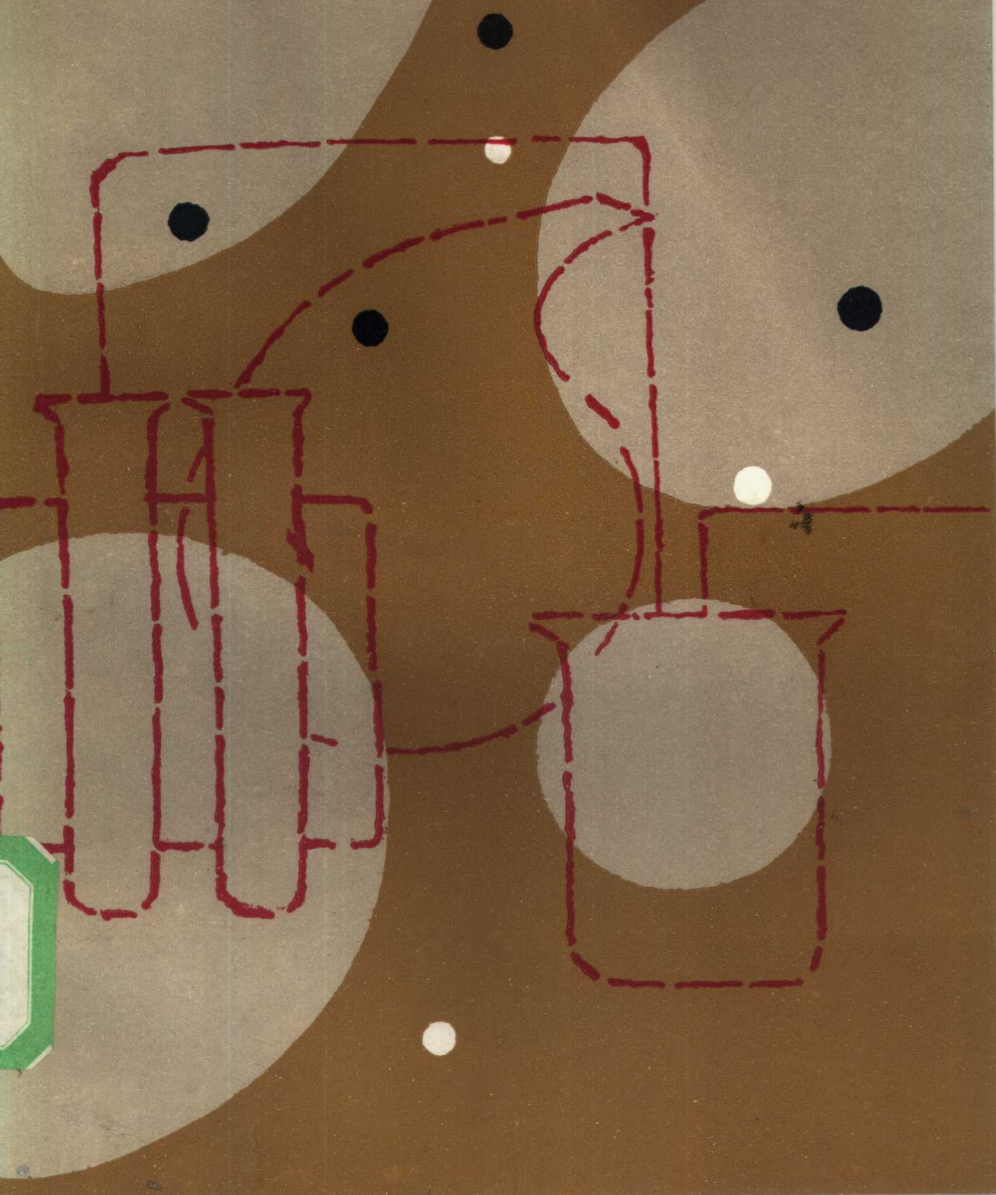


“羊群”的领头狮

储福金



15470



2 034 9806 3

“羊群”的领头狮

储 福 金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八六年·北京

内 容 说 明

“一头狮子带领的一群羊，能打败一头羊带领的一群狮子。”

这是拿破仑的名言，也是本书主人公的座右铭。正是为了做这样的领头狮，他放弃省城大研究所的优越条件，甘愿在县里领导一家自负盈亏的小研究所，披荆斩棘，艰苦创业，搞出了大研究所没有搞出的成绩，并乘改革的东风，对生产管理和人事制度锐意革新，坚决，顽强，虽群众离异，妻女反目，也决不反顾。他力主的改革终于实现，但他却成了改革的第一个对象——在民主选举所长时落选了，从而留下一个值得思索和回味的故事。

责任编辑：高贤钧 胡德培

“羊群”的领头狮

“Yangqun” de Lingtoushi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文 字 六 〇 三 厂 印 刷

字数 147,000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7 $\frac{7}{8}$ 插页 2

1986年3月北京第1版 1986年3月湖北第1次印刷

印数 0,001—6,000

书号 10019·3926

定价 1.40 元

上 篇

“杨锁勤生病住院了。”

诸齐家今天是第四次听人告诉他这一句话了。开始，秘书小林对他说的时候，他只回答了一声“知道了”。当时他正在办公室接待从中兴市来的客人。客人是中兴市化工单位的，两单位新近有了业务关系，客人来是想了解这个县办激素化工厂的生产能力。目前社会有联系的生产单位的纽带扣得紧了，单纯的业务关系也逐渐变复杂了。诸齐家对这一点是有所意识的。他努力和客人在良好的气氛中，商谈化工的原料问题。小林告诉他的消息，他并没在意，也没注意她的神态。后来，工程师于为进办公室来，他见诸齐家和客人正在谈话，便回头准备出门。

“有事吗？”诸齐家问他。

“李工还没回来么？”于为问的是诸齐家的妻子李虹，她也是这个单位的工程师。

诸齐家摇摇头，同时向他投去询问的目光。于为在门口迟疑了一下，随即重复了一次小林说的话，并注意地看了诸齐家一眼，出门去了。没过几分钟，检修组的电工刘建树又在办公室门外的院子里，大声地嚷出了同一个消息，不由

使诸齐家的思想有点走神。

“杨锁勤是什么人？”客人问。

“书记。”

客人象是察觉到一点什么，便收了话题，用委婉的口气说：“我们再谈吧，反正诸厂长的意思我已明白，原料，有可能的话，我尽量……”

诸齐家动了动身子，他很讨厌这一类生意经式的谈话。原来这些工作都是由李虹来完成的，他只是在李虹和客人商谈完了，才进来聊一番，说点化工行业的行情，道几句客套话。最近，李虹有重要任务去了省城，只好由他硬着头皮来应付这一类交往，这使他感到很不舒服，真不知怎么才好。他心中明白这一次的商谈是失败了，这个显得十分精明的客人对他的厂的生产能力抱有怀疑，他用语言是无法打消这种怀疑的。

诸齐家把客人送出办公室，见合成组的技术员曹立富在门口站着。这个小伙子默默地靠在走廊上的窗台前，见他出来立刻直起了身子，诸齐家便知道他有话要说。

果然，诸齐家把客送出厂门，回转身来，见曹立富正跟在身后，没等诸齐家开口，就轻声地说了一遍诸齐家已经知道了的消息。

“知道了，他住院了。”诸齐家皱了皱眉头，应了一声，自回办公室去了，并没去听曹立富还想说的话。

诸齐家进了办公室刚坐下，秘书小林又推门进来对他说：“县科委王主任来电话了。”

“是不是又告诉我，老杨住进了医院？”

“不。”小林笑了一下，不过她注意到诸齐家的神情，很快地收敛了笑容。“王主任说我们要向省科委报研究所的科技成果。”

诸齐家点点头，没有表示什么。小林走后，他却有点坐不住了，便出了办公室往厂后去。

这座县办的化工厂中，去年新设立了一个激素研究所，这是诸齐家多次向县委提议的结果。研究所和化工厂对外作为并列的单位，研究所归县科委领导，化工厂属县工业局领导。在内部仍然是一套领导班子，由负责化工厂生产的诸齐家担任研究所的所长。研究所的主要工作是对昆虫和植物激素进行合成研究。然而，自从开始筹划成立这个激素研究所起，诸齐家就时时感到处在困难之中。确实，在一个县里成立研究所不是容易的事。而激素，对不少人来说，还是一个比较陌生的名词，特别是昆虫和植物激素的研究，在国内、甚至国际上，还是一个新的课题。诸齐家要成立这样一个研究所，自然阻力是很大的。这时，县科委新转业来的王主任，带着那种部队工作的热情支持了他。这位王主任虽然并不懂激素科学，但他认为这是一个新生事物，是县科委应该抓的工作。最后，再加上县委副书记葛天德支持，激素研究所终于成立了。这是个奇特的研究所，它虽然属于县科委领导，却并没列入国家计划的研究所内，自然也没有固定的国家投资。在研究上，它和化工厂的生产是结合一体的。这在诸齐家的计划中，并不存在什么问题，因为他

兼任着化工厂的生产负责工作。但是，由于诸齐家逐渐把工作重点投放在研究方面，他和原来一直支持和关心他的化工厂书记杨锁勤就发生了矛盾，矛盾慢慢发展成对抗的形式，他和杨锁勤终于闹翻了。杨锁勤是化工厂的老书记，现在又兼任着研究所的书记，在单位里，他的威信是很高的。这就使诸齐家面临的困难越来越大，对他不利的舆论也在悄悄地蔓延着，这一点，诸齐家是有所察觉的，但他并不放在心上。他准备干什么的时候，并不在乎别人会说什么，这就是他的性格，也是他的信条。一切都是开头难，可是他开起头了还是难。他的第一步研究工作是“农用激素一号”的合成。诸齐家从外文资料上了解到，这种激素对农作物的生长有较好的调节和促进作用，国外的科技杂志上曾作过报道，也刊登过合成数据。可是国外的研究专利权多控制在大资本公司手里，发表的数据往往是不完全的，这就需要在合成中一次一次试验，一次一次反复研究。就在他的研究出了初步成果准备投入生产的时候，原来答应接收他们产品的省农资公司突然有了变化，说是国家农资公司已决定从国外引进这种农用植物激素。就是说，他们不再准备和化工厂签订供销合同了。这个变化对诸齐家来说，是一个很大的打击，因为不能生产推广，他的研究成果也就等于没能得到社会承认。他立刻派他的“外交大臣”李虹赶往省城，和农资公司办交涉去了。然而，厂里和所里传开了他的研究已告失败的说法。当时支持建立研究所的王主任的态度也慢慢改变了，很少来所里过问情况，却不时来电话催报

成果。现在，书记杨锁勤又住进了医院。杨锁勤本来就有肝病，按说病发住院，这是正常的，但在这节骨眼上……诸齐家觉得，这无疑是在他肩上撂担子。从人们叙述这件事的口气中，他敏感地觉得周围无形的压力，又添了一层。

诸齐家来到紧挨着办公楼后面的二号楼。这二号楼的二楼，就是研究所的中心，搞合成的所在，厂里的人们也把二号楼叫做合成楼。诸齐家初搞“农用激素一号”的时候，几乎整天都泡在这里的试验台前。“农用激素一号”试验出来后，这里就接手搞几种一般的化工产品合成分析。诸齐家每天都要来几次，了解合成分析的情况。

他上了楼梯，走到二楼走廊口的时候，就感到这里的气氛不同往常。前面那间大间的合成试验室里，平时总是静静的，只偶尔有试管搁到桌上的轻轻的响声。今天，却是大片杂乱的议论声，很快他便听出其中的一个大嗓门，是刘建树的声音。虽听不清他们在议论什么，但他能估猜到他们的议论话题。他刚走到大合成试验间的门口，不知是谁说了声：“诸所长来了。”立刻，里面静了下来，一时鸦雀无声。诸齐家沉着脸朝屋里扫了一眼，屋里的人大都低着头在忙自己手中的事，也有人用眼角悄悄地朝门口瞥来，屋中间站着的正是刘建树。这时，忽然示威似地响起他那钉了后掌的皮鞋声，他踩着响亮的步子朝门口走来，从诸齐家身边擦身过的时候，象是毫不在乎地扬了扬头，走出门去。

“刘建树！”诸齐家叫了一声。

“干什么？”刘建树停下步子，慢慢回转身来。

“别人都在工作，你呢？”

“我怎么不在工作？”

“强词夺理。”刘建树的声调使诸齐家心中十分恼火，他尽量平静地问：“你是来检查电路的吗？怎么工具也没带？”

“杨书记生病住院了，我是来向大家报告这个消息的。他总算是我们的书记，别人不关心，这儿大家还是关心的……”

刘建树还想说什么，但看到诸齐家的脸色，见他微微把眼眯起来的神情，便没再说下去，却又不甘示弱地扬了扬头，踩着响亮的步子往楼下去了。

诸齐家一时没有说出话来，心中窝着的火往上窜了一窜，他还是把它按捺下去了。“纨绔子弟！”他暗暗地骂了一句。

在厂里，诸齐家最讨厌的就是刘建树和他的一些年轻伙伴。他知道，他们都是县里一些干部的子弟。诸齐家看不起这些“小高干子弟”，在他看来，他们往往是不学无术的，连他们的父母，他也是藐视的。他是研究所所长，是化工厂的生产负责人，他必须和他们打交道，但是，他们并不服从他的领导，总是嬉皮笑脸，不软不硬地顶着他，使他在许多场合下，搞得很难堪，可他竟没有办法来对付他们。特别是刘建树。他和他曾公开“斗”过一次。

那是决定厂里扩建成立研究所的时候，准备在这儿建造现在的办公楼、合成楼和后面几排新房，厂里从农村合同中抽出基建力量，由刘建树负责工程。诸齐家急等着合

成楼的建成，那天下午，他换了件旧工作服，到工地上来参加劳动，也想了解一下工程情况。到了工地上，没见着人，转了一圈，在砖堆旁的树荫下面，看到那些工程队的人正在打扑克。那些人见诸齐家来了，忙收了牌。诸齐家问为什么还不上工，他们回答说队长还没派工。好一会儿，才见刘建树骑着一辆自行车到工地来。那时，刘建树对诸齐家还是客气的，见了他，笑悠悠地说：“诸所长来了，噢，干部参加劳动，欢迎，欢迎。”

“怎么到现在才来？”诸齐家问。

“你没见大热天，搞基建可不比坐办公室。”刘建树并不理会诸齐家言语中的不满，转身对着工程队员，依然开玩笑似地说：“老乡们，是不是？你们不是说过，农村还有歇暑的时候嘛！……好，开工吧。”

工程队员听刘建树的指挥，把身旁的一堆砖往工地中间搬，搬了一阵，就听谁嘀咕一句：“这儿的砖不是说要用在三号楼吗？”刘建树想了一想，说：“对了。”忙推上自行车到工地中间，叫大家停下，去把厂门口的砖搬过来堆好。说完，跨上车就准备往厂门口去。

“你下来。”这时，脱得只剩背心短裤的诸齐家把刘建树叫住了。他一直跟着车来去卸砖堆砖，热得脸上通红，臂上、腿上到处滴着汗珠。

“你是怎么搞的？又要把厂门口的砖往这儿堆，这一堆一卸要费多少人力！……”

“是……他们……”刘建树一时理屈，说不出个所以

然来。

“他们，他们！你还说别人，我看你心思就不用在这儿，只知道一辆车飞来飞去。”诸齐家并没注意到刘建树的神色。他心中的火被烈日烘出来了。

“杨书记指派我在这儿负责基建的，你来劳动，就听我的，别在这儿指手划脚的。”刘建树年轻气盛，受不了诸齐家当众指责，话也就硬邦邦地甩过去。

两人顶上了，没几句话，刘建树一按车铃，说了句：“你要管，就让你管吧。”说着蹬车往厂里去了，留下诸齐家做了一下午的工地指挥。

第二天，诸齐家在厂部说了这件事情，提出要处分刘建树。“真不象话。”杨锁勤听了，顿了顿脚：“让我去找他。”杨锁勤去了工地，重新安排了人，让刘建树回检修组了。听说，他训了刘建树一顿，但诸齐家并没听到，他怀疑那只是“雷声大、雨点小”，做个样子罢了；或许刘建树还是嘻笑地叫几声“杨叔叔”，也就完事大吉。杨锁勤本来就和县里干部来往密切，对他们在厂里的孩子，嘴上说要管严些，事实上宠得很。也就是这个原因，现在这批“八旗子弟”（这个名称也是诸齐家的提法）都向着杨锁勤，公开和诸齐家作对。对此，诸齐家也只有按捺着。诸齐家懂得很多，他从小就从父亲那儿懂得了，要干事业，就必须有一种坚强的力量，那就是忍的力量。然而，他毕竟主要继承的是父亲那种刚健的性格，虽然他命运一度备受挫折，他的性格受到了磨炼，但并没磨去他性格上的棱角。自从研究所开办以来，他越来越

觉得难以忍耐了。

诸齐家走进合成试验室里。本来，室里的人以为刚才一场冲突会有发展的，现在，他们松了一口气，把注意力转移到手头的工作上去。诸齐家很想静下心来，理一下思绪，做一点事，但他感到脸上还有点涨热，感到四周流动着一种不自然的气氛。他曾经从一本科技书上看到过，“胆汁质”一类性格的人，好冲动，情绪不易平静。有时，他觉得自己就是这样一类人，每次有小小的不愉快的口角，内心总难以很快平衡。不过，当时他是意识不到这一点的。

“诸所长，你看看报告。”曹立富递给他一份合成报告。

诸齐家低下头来看报告，一时有点走神，报告上的数据映在他的眼中，他却不知那上面写的是什麼。他只注意到曹立富正站在他的身边，站得很近。他抬头看了曹立富一眼，小伙子偏了偏头，象是若无其事地看着报告。诸齐家明白他是为自己打破这沉闷的气氛。但他明白了这一点，不由又有点不快。

曹立富是从农村合同工中抽到研究所里来的，是诸齐家一手培养起来的。早在研究所建立以前，化工厂根据诸齐家的提议，在厂里开办了农工培训站，招收各公社的农村知识青年，这对县里的工农业工作有很大影响，县委曾多次赞扬这个做法。而培训同时，学员在厂中进行实习，实际上为厂里生产提供了许多劳力，杨继勤也十分赞赏诸齐家这个点子。后来，就在几批流动的学员中，诸齐家选了一些比较聪明、比较快地掌握技术知识的青年，留在厂里和所里当合同工。

在诸齐家看来，这批农村合同工要比固定职工，特别是一些干部子弟能干得多，他们由于自身的处境，工作积极、刻苦、努力。诸齐家好几次提出要不拘一格选拔人才，让他们进研究所，搞主要的研究工作，杨锁勤都没有同意。确实，各项工作都有人顶着，换下谁来呢？只是在诸齐家一再坚持下，曹立富才成了他的助手。这小伙子很快在技术上有了专长，加上做事勤勉，对人谦恭，厂里也就同意破格选拔他担任合成组的副组长。诸齐家对他还是放手的。

诸齐家又低下头去看手中的报告，他的眉头又皱拢来，把报告伸到曹立富面前，声音不大却明显带着责问：“这是怎么搞的，我要的是这个数据么？”

“这……我……”曹立富嗫嚅着，一时有些慌神，说不出个所以然来。

室里的人都停下手中的活，虽没回转身，但都注意地听着诸齐家的声音。

这时，一直埋头在室那头窗前的长条桌上看科技书的于为起身走了过来，从曹立富手里拿过报告，看了一下，便说：“林秘书送来的合成试验单，我以为是李工留下的，验了一下，有点出入，是我改了给小曹的。”

诸齐家又接过合成报告来，仔细地看了一遍。曹立富已走回他的工作桌前去了，于为正静静地望着诸齐家。于是所里除诸齐家和李虹之外，唯一的技术人员，有着大学专业的文凭，来厂虽有几年了，但不大接近诸齐家，平时见了，总是静静地看着他，听着他的话，眼神象对其他人一样，淡

谈的。他们之间从没有过深谈，所以诸齐家一直觉得不能了解他，也不大和他打交道，常是李虹去布置工作。于为完成任务总是很迅速，完成了，也不积极来要求工作，便默默地看他的科技书。这使诸齐家既看重他，内心又不喜欢他。

诸齐家一时记不起资料卡上的数据了，但他对于为的举动很是恼火，正想说什么，就听有人在走廊口叫他：“老诸。”

诸齐家侧身伸头望去，李虹从那边朝这里走来，他立刻按捺下已到舌边的话，向她迎去。

“到办公室去。”诸齐家走近李虹，说了一句，直往楼下走，李虹转过来跟着他。两人走在楼梯上，诸齐家急急地问：“怎么样？事情谈得怎么样？”

李虹没有应声。诸齐家走到楼下水磨石走廊上，回身望着李虹，想从李虹脸上看出结果来。他从来派李虹出去都没有不成功过，他也从来不去想她是怎样和对手们接洽和周旋的。不过，今天从李虹显得有些疲惫的脸上，他猜想这一次是失败了，这对研究所的工作，关系太大了，他不由心中一阵紧张。

“他们肯定不收我们的产品了？你说话呀！”

李虹走到他身边，喘了一口气，才说：“事情是这样的：国家农资公司已准备从国外大批进口这种激素了，当然，省公司也就不想和我们签订供销合同了。”

“我们能做，为什么要从国外进口呢？真是崇洋媚外！”

“老诸，你别急。这一次我看到国外的这种激素样品

了,和我们试验的激素相比,他们的功效是好一些,这就难怪农资部门了。现在,国家公司要进口的文件还没签字,要紧的是我们要拿出高质量的样品来,我已想法从省公司弄来了一点国外的激素样品,还多亏省公司的老熟人呢。”

“在哪儿?你把样品给我看。”

李虹轻轻按下他伸过来的手:“看你。在办公室,我的旅行包里。”

诸齐家立刻往前面办公室走去,李虹跟了两步,站停了,望着他的背影,摇了摇头,又转身回二号楼上来,走到合成试验室门口,向大家微笑着:“大家都好吧?”

于是,她就被大家围上了,他们七嘴八舌地招呼着她。于为也从窗前站起身来,朝她走近几步,抚着巴掌带笑地注视着她。

二

诸齐家的家在县城东南角利济巷里,离城郊的激素化工厂有十分钟的路。这段距离对这个小县城来说,并不算短了。小县是古老的,因它远离了铁路干线,解放后多少年中,城里居民区很少扩大,县中心花街,依然是青石板路,商店多木牌坊飞檐,排板铺面。只是近年来,自县委大院前,铺出一条水泥大道,沿道开始有一幢幢高建筑立起,水磨石子